

# 《盤山過嶺 林欣榮教授創新之路》

推薦序 醫療實力傳播臺灣愛與美善

陳時中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部長

在《盤山過嶺 林欣榮教授創新之路》這本書中，可以一窺林院長走向醫者的成長歷程，更可見到他為了幫助罕見疾病及難症病人尋找解藥的醫者心，以及埋首創新研發的一步一腳印……期待透過林院長新書，鼓舞年輕世代的醫療人才，在醫療專業與人文上精進與投入，厚植臺灣醫療軟實力，邁向世界，亦讓世界走進臺灣。



主述／林欣榮  
撰文／涂心怡  
出版／經典雜誌

# 在神經外科修練

在影像造影中，有一簇糾結的蚯蚓叢。戴著口罩，我仍然可以聞到空間中的消毒水味，空氣中還參雜著大家的聚精會神。手術房通常都是靜悄悄的，尤其是在這麼棘手的手術中，只有呼吸器、心電圖監視儀等設備傳來穩定又微弱的嗶嗶聲。有時，它們安定又平穩的聲音，對我們而言如同振奮人心的軍歌；怕的是它們急促又雜亂無章時，就會撞擊出令人擔憂的危機狀態。

從下刀到現在，已經過多久了？我沒時間看時鐘，但我麻痺的雙腿正嚴厲地警告著我——它可以隨時宣布罷工！我只能用意志力苦苦哀求它再撐一下。

一瞬間，我想起躺在手術臺上的病人前幾天求診時的面容，那是言語無法述說的絕望。「之前的醫生說我這個病很複雜，沒有辦法開刀；如果破了，不是死，就是變成植物人。」或許只是想緩和氣氛，也或許他想暫時脫逃疾病所帶來的嚴肅話題，他又補充說，他來自臺南新營，是我的鄉親。

「你怎麼會知道要來臺北找我？」我好奇地問道。

「我的朋友是你的病人，他建議我可以來找你試試看……」他的口氣並不很是肯定，畢竟他根本就不認識我，而且我看起來相當年輕——一個年紀三十出頭的醫生，能治好被這個其他醫生宣判束手無策的病嗎？

他難過地說，自己才三十幾歲，難道

就注定沒有未來了嗎？「為了這個病，我每天都要吃藥，才可以控制憂鬱症發作。」

我看著影像造影一會兒，這確實是相當棘手的疾病，手術中只要一個不小心，送他上黃泉的會是我，而不是病。不過我還是抬起眼對著他看，笑著問道：「你什麼時間方便？我幫你動手術。」

## 選擇神經外科

十八歲那年，我的心一陣狂奔，來到臺北找尋未來的立足之地；等到能喘口氣時，七年過去了。一轉身，我已經從國防醫學院畢業，並在一百八十三位畢業生中取走唯一一張第一名的獎狀，獲得留任三總、自由選科的機會。

「同學，你選婦產科吧！我們的太太未來要生產時，醫院才有信得過的人可以幫忙照應。」

在幾個好朋友勸說之下，我縝密思索；事物自有順序，我明白選擇科別並不是人生中輕輕一踩的青春印記，而是終其一生要堅定追求的信仰圭臬。我當年認為，婦產科不過就是子宮、卵巢這些事，它的挑戰性並不足以吸引我。三總是軍醫院，軍人在戰場上槍傷、刀傷、骨折等外傷不斷，因此也練就出三總外科的一身好功夫；既然要到三總工作，當然要挑最有挑戰性、也是最權威的科別！





外科細分許多科別，其中以心臟血管外科與腦神經外科最具挑戰性，也各有名醫駐守：心臟血管外科有魏崢，腦神經外科有施純仁。

魏崢教授是心臟血管外科的翹楚，在臺灣創下了許多無人能及的紀錄與成就。例如，他以三十八歲的年紀，完成臺灣首例成功的心臟移植手術；而且，從取心到移植，僅用了短短的五十八分鐘。在我選擇科別的那一年，他還很年輕，也還沒有創造出神話故事；不過，這位國防醫學系學長的巧手與精湛的醫術，早已傳遍學弟妹耳中。

偏偏如此不巧，我要進三總的那一年，魏崢正好遠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醫學博士學位。他什麼時候回來？沒有人知道。

另一方面，有別於魏崢的年輕、即將大放光彩的未來，施純仁教授早已是臺灣神經外科界的泰斗。出生在日據時期的他，歷經烽火戰亂的年代，更親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場。

就讀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系的他，之所以決定走上神經外科一途，源於他在戰場上看見：兩名傷兵腦袋卡著子彈，雖然還有生命跡象，所有的外科醫生卻都束手無策。當時他就像：「臺灣沒有神經外科的醫生，腦部受傷的病人誰來救？」

就這樣，他毅然決然地投身神經外科之路，並到全球最頂尖的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蒙特婁神經科學研究中心（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）進

修；回臺後，將當時臺灣最不看好、死亡率最高的神經外科整個拉拔提升。全臺灣罹患最難纏疾病的病人，無論居於何處，只要有體力，一定會到臺北來找施純仁。當時我有個親戚罹患腦膜瘤，也是找他開刀；開完刀後，他恢復得很好，得以繼續他最喜愛的教職，至今仍健在。

他也是蔣中正以及蔣經國兩位先總統當年的御醫群之一。醫術精湛的他，聞名臺灣，許多大醫院也派任醫師前來拜師學藝；他的權威遠播世界，連國外的醫生也久仰大名。

還有什麼好考慮的？我毅然決然地選擇了神經外科。



林欣榮院長與邱琮朗主任（右）為腦瘤病人進行手術。



印尼十五歲少年蘇菲安(Sofyan Sukmana)，因罹患「纖維性再生不良症」而致眼球外凸、右眼無法閉閤，在印尼慈濟人協助下來臺診治；林欣榮院長為其做各項檢查。攝影／邱淑絹

## 跟隨施純仁老師學習

我出生在施琅的開墾之地，拜師於這位清代名將的後世子孫。在神經外科界，施純仁老師著名的並非他身為施琅後代的身分，而是貴為腦神經外科的典範；要跟在他身邊學習，得要有吃苦的能耐。

他是名師，更是嚴師。在他的領導之下，我們住院醫師很少能夠休息，必定得要收拾腳步，精進跟學。

「住院醫師通通集合！」

這個訊息時常出現，而且都不是正規的上班時間，而是半夜十二點，召集人就是施純仁老師。

此時如果有哪個住院醫師不在院內，可就要被他念慘了。對施純仁老師而言，住院醫師就是「住在醫院的醫師」，得隨時待命，搶救病人的生命是生活事項欄上永遠被置頂的那一項。

「病人的生命就掌握在你手中，你應

該分秒必爭！」這句話出自他的口中，也烙印在我的心底。

外科醫師的訓練很嚴格，也很紮實；當然，也分秒必爭。

當住院醫師的那六年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們開始摸索出一套工作的節奏。

一大早先去巡房看病人，七點至七點半進開刀房，開始常規的麻醉，然後執行腦瘤、脊椎等手術，一臺臺的刀執行完通常都已經下午四點多；再巡視一下病人的狀況後，接著又得開始忙碌。因為，五點之後是下班的尖峰時刻，許多車禍受傷的病人將會湧入醫院；急診室一有需要，我們就得立刻衝去一樓支援協助進行各項例行檢查。

當時，電腦斷層攝影還是相當先進以及昂貴的機器，三總的預算有限，仍未引進，只有私立的中心診所有這種設備。因此，我下急診室看到病人的第一個動作，經常就是趕緊拿起電話聯絡診所，告知等等要過去做電腦斷層攝影，



然後再跟著病人上救護車到中心診所拍攝腦部斷層，一拍完就得馬上趕回三總，準備進開刀房。

當護理人員打開手術器材的時候，我拿著剃頭刀幫病人剃頭；剃刀很銳利，一絲一毫都不容許閃失，否則很容易引發感染。剃頭刀也是我們手中須善用的一把刀；在住院醫師時期，我最俐落的刀法，不是脊椎手術、更不是腦瘤手術，而是剃頭的技術。等我剃好頭時，護理同仁也往往消毒完畢——手術，正式開始。

一連串的檢查、奔波，下刀的時間，往往會落在半夜十二點。

**Morning has broken  
like the first morning  
Blackbird has spoken  
like the first bird  
Praise for the singing  
Praise for the morning  
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 
fresh from the world**

《Morning Has Broken》一曲既慵懶又輕快地從收音機傳來，這是警察廣播電臺午夜十二點的節目《平安夜》的開場片頭曲；我們常笑說，這首曲子根本是我們的午夜上班鐘。

《平安夜》主持人凌晨的聲音既低沉又輕柔；午夜後的廣播主持人大多都有這樣的聲音特色，似乎是想引領人們進入夢鄉。但是，對我們而言，凌晨的選歌相當對我們的味；在音樂的陪伴中，我們執行一臺又一臺的手術。

手術結束都已經是清晨四、五點了，我常笑說：「我們真是一群與時間賽跑的午夜牛郎啊！」

稍微躺一下，七點又得起身巡房，有時候甚至連這幾個鐘頭都沒有，才剛躺下去就被搖醒：「你有個病人好像有狀況，快去看！」這時也只能迷迷糊糊地起身，走到病人的身旁時腦袋也剛好清醒；處理好之後，再回去小憩一會兒。

能休息的時間相當有限，所以住院醫師個個練就一身隨時隨地都可以入睡的傲然功夫。有時候在結束一臺刀之後，就坐在手術室的地上歇一會兒；等到一切準備就緒，感覺到肩膀有人在輕輕拍打、耳邊響起一聲：「病人進來嘍！」揉揉眼睛，趕緊再起身動刀。

開刀、看病人、換藥、打病歷，開刀、看病人、換藥、打病歷……每天就在這樣的嚴謹訓練之下，足足過了六年的住院醫師時光。沒日沒夜的日子雖然過得久，但並未磨損我們的靈魂，反而添翼茁壯，練就一身紮實的好功夫。

### 三十八小時的手術

來自臺南新營的鄉親正躺在手術臺上，我打開他的腦，一團糾結的血管就展現在我眼前。

這個病症稱為動靜脈畸形。動脈帶著從心臟輸出氧氣和能量的血液，經過微血管代謝後，再由靜脈送回心臟；但是，有百分之零點一的可能，動靜脈間沒有微血管相連，導致因血流壓力不均而糾結生成一簇血管團。





日本慈濟志工前往澀谷區代代木公園發放熱食予街友。林欣榮院長恰至仙台參加醫療研討會，把握機會參與，協助熱食發放。攝影／吳惠珍

動靜脈畸形是一種先天的腦血管異常病變，可能發生在身體任何部位；發生在腦部的動靜脈畸形更是一顆不定時炸彈，發病前幾乎沒有任何徵兆，只要一破裂，隨時有失去生命的可能。

在當時的醫療環境，要處理動靜脈畸形的就是直接開顱，利用手術將動靜脈畸形切除，但是風險相當大。由於腦部區域是屬於功能區，畸形的血管又容易出血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神經功能損傷或是喪失的後遺症。

這是一個風險極高的手術，每一個動作都得小心謹慎；除了眼力要夠好、手要夠穩，還要慢，一絲一毫都急不得，並仔細地處理到乾乾淨淨；不然，若是出現大出血或是血管堵塞，就可能造成

中風、癱瘓。

這種手術平均都要耗上二十個小時；但是他的狀況極其嚴重，這一次我足足用了三十八小時才終於將手術完成。

「醫師，你的腳都出血了。」一旁的護理人員提醒我；我往下一看，雙腳正密密麻麻地一點、一點在滲血。我回頭看病人，他也非常辛苦呢！因為躺太久，屁股都腫了。

還好，手術成功。有這個結果就夠了，我一點也不累。

之後，病人精神奕奕地回診；重獲新生的他，笑得好燦爛地對我說：「醫生，謝謝你！病好了，我的憂鬱症也不藥而癒了！」